

剑门悠悠望陆游

□高炯森(四川)

初到剑门关,我的眼前立即浮现出疾驰的战马,高亢的嘶鸣在群山间猎猎作响;一幅幅沙场征战的画面在脑海滚动,那些武将的双眼精光暴涨,裹挟着两道锋芒,头发和胡须透露出漆黑、钢硬的质感。一团豪气冲天而起,笼罩着鲜明的头盔和衣甲,手上紧握的兵器闪着烈烈寒光。膘肥体健的战马后腿直立,前腿高举,肌肉凸出的条纹清晰可见。

剑门关以这样的方式,楔入我的思维。它带着一股股凛冽的锐气,一团团炽热的烈焰,一道道道劲的寒光,透视出来的精神,迸射出来的力量,焕发出来的生命,演绎出来的思想,总会令人血脉偾张。

我说不清究竟因为一种怎样的心情,要这样执着地搜寻那一帧剪影。总觉得不应该全是长衫飘飘,文质彬彬的书生形象。他怀揣为民驱敌、为国立功、收复中原的憧憬,但在世俗的眼里,他只会写诗,也只能写诗。大多数人可能已经明白了,我说的是南宋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。

我的目光四处逡巡,停留在一块石壁的雕塑上:陆游头戴斗笠,长衫飘逸,骑在一头毛驴上,双手紧紧扯着缰绳,催驴前行。毛驴倔强地低着头,用右前腿死死抵住地面,绳子浸透着直线的硬度,左前腿铁一般弯曲,折射出抗争的意趣。

风,大风,寒冬的风;雨,微雨,严冬的雨。文雅之气与天下雄关,不经意间融为一体,平添了一层意趣。

一直以为陆游只进了一次剑门关,没想到他还从剑门关出去过一次。我站在关口的台阶上沉思,那些凝重的石头,把思绪一层层垒成阶梯,历史一般沉寂:

一个46岁的中年男人,出现在春天的官道上,一封回信,让他重上主战场。正月,黎明还在雾气蒙蒙中酣睡,夔州巴蜀古道上,陆游已经整装上马,在浓雾中潜行。三月到南郑,十月离开,短短八个月,随同前线将士,一同踏冰卧雪,在秦岭古道上穿行;亲临大散关,研究抗敌良策。他利用空余时间写诗,创作达到巅峰,爆发出拳拳忠心——“忘家思报国”,展现出

铮铮铁骨——“为国死封疆”。

第二年冬天,47岁的陆游,渴望上阵杀敌,收复国土。没料到只能在南郑待那么短时间,就被强制回撤。回撤的路线再次经过剑门关,从古蜀道,经广元、江油、绵阳,深入巴蜀腹地。一人一驴,在细雨绵绵中进入剑门关。

春天昂然而出,冬天颓然而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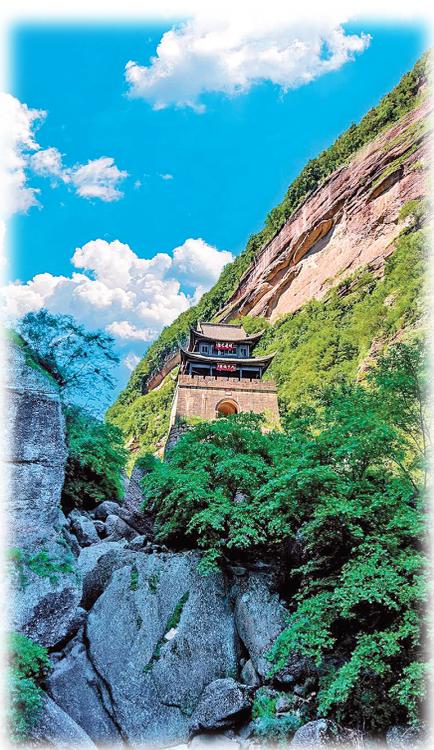
没有战马可骑,并不意味着没有疆场可驰;没有刀剑可举,并不意味着没有阵地可守。不能乘马杀敌,那就骑驴做诗,化剑为笔,以纸为地。他把出入剑门关的怅然情怀,在心里剥茧抽丝,丝丝入扣,织成诗行,嘹亮了北伐抗敌的回响。在中国历史上,一提到爱国诗人或者爱国诗词,陆游和他谱写的作品,应该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。隐居故乡越州山阴,他经常在梦中骑上战马,奔赴边疆要塞,梦醒一片迷茫,到底身在何方?遥想壮年策马驶出剑门,孰料到老年却单留荒村。僵卧寒床,枯对青灯。默默流泪,凝视书卷;暗暗叹气,独对残年。

从剑门关入蜀38年后,85岁的陆游,忧国忧民,悲愤成疾,染病卧席。自知来日不多,对守在病床前的儿子,发出最后一声高昂的长啸:“王师北定中原日,家祭无忘告乃翁。”至死犹念大一统,报国之心与谁同?

这声长啸将继续传递,远到我们一望无际;这种情怀将持续上升,高到我们五体投地。

凝眸剑门关,如一柄长剑,耸立在绝壁峻岭的剑门山中段;像一道屏障,保护着川北;似一双臂膀,扼守着要害;如一扇门户,统摄着关塞。一直回荡着金戈铁马的浑厚之音,凸现出文人骚客的坚执之影,淬炼成一种厚重的文武融合,从古吟唱至今。战马和毛驴的嘶鸣声,早已由密到疏,渐行渐远,唯有陆游的一腔爱国情怀,仍然萦绕在上空久久不散,向我们发出一道声召唤。

但愿悠悠苍天,能安放那颗滚烫的炽热之心;冥冥大地,能容纳那个刚直的奉



献之身;茫茫人海,能收留那帧忠贞的飘逸之影;赫赫剑阁,能寄存那具铮亮的坚硬之躯;重重关隘,能释放那声兴奋的昂扬之音。

关固,城兴;关毁,城亡;历史永远铭记历代守关的名将,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:誓为黎民保平安,甘为国家献生命。

世事纷纭变迁,旧貌终换新颜。

我站在粗砺、厚重、坚硬的石阶上低头沉思:陆游当初出入的地方,具体在什么位置呢?只见蓬蓬碧绿的植株,在绝壁上恣肆挥洒生命的奇迹,城墙砖缝中,倔强浸出盎然生机,谷底乔木森森,山上灌木丛丛,汇成一条条绿色长河流向远方。

转头张望:我看到很多闲适行走的游客,正从包里掏出食物,投喂地上悠然移动的鸽子。彼此陌生,祥和温馨,信任在人与鸽之间荡漾,翩然而上。

仰头凝望:一群群白鸽衬着碧蓝的天幕,在这咽喉要塞上空愉快地滑翔,“呼啦啦”掠过一片片银亮,在空中绽放。恍惚间,声声鸽哨带着强劲、雄浑、激昂之声破空而来。嘹亮。绵延。悠长。

江水

东风漫过一层。春水长了一寸。山岭,又绿了一重。

眼里的水,绿如玉,丰如汤,波澜不惊,荡漾绵延,无穷无尽。

青山与碧水有着同样的色调。只不过,山是浅笑,水是沉吟。山是曲线,水是平行线。山是立着的坚韧,水是流淌的博大。

眼前的画卷,生动活泼,深情款款。长江,源源不尽的绿之源。

与山一同伫立,凝视这条奔涌不息的生命之河,眼里蓄满了绿色,浩荡充盈心头。曾经的通宵达旦,挥汗如雨,全是为了一种迎接。水,一寸一寸上涨。175米水位线越来越逼近。一个个家园被扛上肩头,三峡移民的船头挥动太多的依恋……

记忆,渐渐模糊;唯有爱,越来越浓密。

细节,化为水雾,滋润每一个清晨。她,是一夜之间长高的吗?她,在眼前舞动碧绿的绸缎,逶迤蜿蜒;她,如此接近我们的脚边,任一双双手抚摸她的碧桃年华,激起欢乐的水花。水边,建起了簇新的货运码头,相比几十年前的老码头,更加气派,也更加繁忙;货物的航程,也延伸得更远,远通大海,气势如虹——相距遥远的城市,通过水路,热烈地牵手相拥。除了从山顶起飞银鹰、三峡库区广阔山野间飞驰的高铁,四通八达的高速路、沿江公路,串联起城市与城市,城市与乡村。江城,焕发崭新的容颜,漫散新的格调。比如,烤鱼之味满城飘香,江畔夜市霓虹闪烁;半山上支起茶摊邀约山色话茶,竹琴声声的游船让一江碧水更加风情万种。

浮凸于水面的事物那么清晰。万物蓬勃。人们聚在水边,看中山杉昂然水畔,

和春天一起拔节生长

□钟灵(重庆)

看紫色玉兰花婉约枝头。江边的露营地上,张开帆一样的天幕。柴烟袅袅,和歌声一同响亮。

大山,怀抱果树的葳蕤,任大片油菜花的明艳斜插云鬓,农人们忙着为果树疏枝上肥,打理农舍,迎接纷至沓来的脚步……

老地名

过去,人们是不是过于随意了?来到这水泽之畔,抬头一看,大山有些高,用手一指,“高峰”;旋旋身,近岸处鼓着几个小山包,端详一番,大声指点着喊道:仙人包、乌龟包、柑子包……仿佛随手甩出三个连响炮,牵扯出一片生机有趣的水域……地名够土,却不乏灵气——这些简单顺口,配上这片起伏于江畔的千年渔村,土里长出来的原汁原味,化不开的亲亲乡里。

站在高峰街道朝阳村面江的一处,俯瞰静静的水面,碧波流深,尽在怀抱;三个“鼓包”,矗立江畔,轻歌曼舞,蔓延成一片岁月静好。尤其是那“乌龟包”,伸脖探颈,浮游于水面,活灵活现。这片土地,在三峡库区蓄水前,曾发掘出300多座墓葬,出土涵盖战国时期至清代的6000多件文物。此刻的水面,映漾着时光的久远和神秘。

小小的村子,犹如一根丝线,轻轻系着两个锦囊——朝阳村正处于万州区国家级农业公园入口处,翻过村后横亘的大山,即是万州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的拓展区域。

水涨高后,丰沛的水土依然孕育果实累累,甜橙、荔枝、红桔……果实明艳,挂满枝头。只是,那些祖祖辈辈使用过的鸟篷船、渔具,被仔细收藏,静静停于树下,或是陈列在渔村的橱窗里,像是先辈们留下的一串串脚印。

水涨船高。千年渔村的后代们也大不同了。他们有的搬迁去了远方,在异乡建造新的人生。有的就地后靠,山梁上的家园有了更加开阔的视野。人们对于脚下的土地都有精致的规划。这里的路,铺成彩色便道,应该更美观?那里的池塘怎么弄得平滑、丰满?这路边,应该种上大片观赏植物,明年就能开出好看的花。这里的亭子,应该贴上一副漂亮的对联……几副热情洋溢的面孔,凑拢着,聊得火热。我认出,其中一人曾与本地电视台主持人一起参与直播,向观众介绍她的家乡。如何做好新果保鲜?如何促进销路,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?如何让村委会的直播间吸引更多人的关注?“引流”“戳中痛点”“乡村文化”“软实力”……许多新鲜甚至陌生的词汇,经过新思想的培育,不断从他们的嘴里蹦出。他们是这片土地新长出来的果树。

水边泊着一艘崭新的渡船。人们告诉我,这船是方便长江两岸的人过河。每逢“三、六、九”,依然有很多乡亲来这里赶场。

古老的渡口。古老的渔村。古老的地名。

簇新的生活。

阅读副刊精品,请扫描二维码,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。



人间烟火 尽在南门口

主编:郝良
编辑:王万礼
美编:罗烽烈

都市慢生活
凤凰山

星期五
2025年3月14日

邮箱:
3213456266@qq.com

08版